超低空滑翔

张学东 著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重点长篇作品系列之一

国内首部以民航工作和生活为背景的原创小说

宁夏「新三棵树」青年作家张学东最新长篇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1 1
2 10
3 17
4 22
5 30
6 38
7 47
8 55
9 61
10 75
11 83
12 92
13 101
14 113
15 127
16 140
17 164
18 180
19 192
20 200
21 211
22 224
23 239
24 253
25 265
26 276
27 292
28 307

1

起航

那天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也在那架失事的飞机上。

但奇怪的是，一开始我还觉得挺兴奋的，没有任何不好的预感。毕竟那是我们米川这种小地方，千载难逢的一次空难啊。这种兴奋感肯定极不正常，尤其作为一个民航的在职职工，这简直有些莫名奇妙，可我又毫无办法，对待灾难我的出发点确实有点儿问题。那天下午当乍一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后，人忽然显得格外亢奋，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这几乎成为我后来一直深感懊悔的原由。当时我好像正陪一伙外地来的朋友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湖光水色的景点观赏游玩，我不知道灾难已经在降临到我和亲人的头上来了。这以前我没有见过多大场面，比如汽车忽然间相撞，火车意外出轨，或者，百万顿巨轮在大海里悄然沉没，这些消息都是通过报纸和电视才能听到看到的，但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如此惨烈的场面。等我终于看到它们了，这一切竟突然成为了我巨大的悲哀，成了我一生无法抑制的隐痛。

我从小就生活在米川老机场的一个民航家属院里。我的父亲早年在一个叫做空军第十四航校的地方呆过 9 个月，学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最老式的那种“敲榔头”或“滴滴答”，再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拍发莫尔斯密码电报，在这种电文里，偏偏把 7 不叫 7 叫拐、把 0 不叫 0 叫洞，读起电码来总是洞拐洞拐的，听着非常怪诞，工作性质多少有点像敌特似的神秘。稍大一点时，我终于在一部叫《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影片里，见识过无线报务员的神秘的模样，他们戴着一对猪耳朵大小的黑色耳机，伏在漆黑的小屋里，右手的三根手指在发报器上鸟爪似地痉挛抖动不停，画面外是一串神奇又清晰的滴滴答答电波声。

当年跟父亲一起在航校里参加学习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齐开河，后来任民航米川局的齐局长，我父亲背地里总是管他叫齐大炮齐大炮的，不知是什么意思。等我参加工作以后才明白这个“齐大炮”的真正含义。他可真不愧为“齐大炮”啊，名副其实，名不虚传，

名震米川。而且，我有时私下里也这样咬着牙齿叫他的绰号，觉得非常过瘾。

但那时候，他们俩刚从十四航校出来，还是两个愣愣怔怔的毛头小伙子，肯定有点踌躇满志。那时当然还没有我母亲，更谈不上我了。转眼之间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父亲人都已经没了，齐开河也快要退居二线了。可那一年，血气方刚的齐开河跟我父亲一起被分派到西安机场通信大队实习工作去了。那时的西安老机场并不在咸阳，而是在西安郊区一个叫西稍门的偏僻所在，四周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和庄户。现在的西稍门早已没有机场了，已成为西北民航管理局一个最集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基地，规模大得超乎我的想象，进去转一大圈经常有迷路的错觉。

我有时候去那里出趟差，住在管理局老干部中心所辖的一个小招待所里，晚上没事的时候就在附近溜达，从小摊贩手里买一两斤廉价的猕猴桃，或十分新鲜的陕西柿子吃。有时候突然会从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我父亲年轻时是不是也曾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百无聊赖，傍晚袖着手在西稍门附近闲逛？还有那个脾气暴躁说一不二的齐开河，他当时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他会不会知道自己后来竟贵为一局之长？我常常为自己的奇思怪想感到迷惑，但至少有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他们当时都满怀一腔热血，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兢兢业业，随时都做好了为祖国的民航事业，和航空安全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就是父亲那代人的理想和抱负。

几年之后，我父亲展转离开了西安，先去了兰州，齐开河也走了，当然都是工作需要，那年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机场当时尚属半军队化管理，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通信兵，不可能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所不同的是我父亲后来回到了米川这片僻塞的土地上，齐开河却去了更偏远的一个高原航站，他们分别前曾拍过一张合影，自然是黑白色的，只有两寸大小。那张照片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挂在我家墙上的相框里，照片的白色边缘早已发黄，不见其白，但上面的人像却清晰如昨，齐开河竭力搂着我父亲的肩膀，或者说，我父

亲也紧紧地从后面搂着齐开河，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严肃到让人吃惊的程度：那是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坚定友谊，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情感。

但我一直闹不清他们为什么那么严肃庄重，好像生离死别一般。这张相片后来没有保存好，大概是我们从平房往楼上搬迁的时候给弄丢了，我父亲很是埋怨过母亲一阵子的。他不停地嘟囔着，你这个老太婆……你这个老太婆……你瞧瞧你还能干点啥！不管父亲多么生气，那张相片还是跟随一大堆老相片石沉大海不翼而飞了。其实，里面至少还有一张是被我父亲认为相当有价值的相片，同样是一张合影，拍摄时间大概在 1955 年左右，那张相片又窄又长，像一条毫无粘性的黑胶布，四周有规则的锯齿花边。那是我父亲在空军十四航校肄业时的合影，上面自然会有齐开河的那张黑脸，但照片太小了，人头又非常多，大家煮饺子一样都挤在一起。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一次能很轻而易举地在上面找到我父亲的脸，更别说那个我并不喜欢的齐开河了。

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只要时间一长，再珍贵的东西都是留存不住的，即便当时不丢掉，谁也保不准事隔多年后它还能完好无损？话又说回来，即便现在还保留着它们，可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留下这些老相片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是丢了的好，免得人会见物思迁心潮涌动黯然神伤。

还是回过头说说我小的时候吧，我们这里好像并没有几架飞机来过，偶尔飞来一架很小很小的飞机，都是从前苏联老大哥手里弄来的货色，玩具一样停在夯土地面上，螺旋桨扑猎猎乱转，把地面上的尘沙卷扬起来朝我们胡抛乱撒。这些飞机的名字都古里古怪的，就像苏联人一样，什么里-2 型，什么安-24，什么伊尔-14，好像还有加拿大制造的“双水獭”飞机，后来有了我们国产的运-5 和运-7 之类的运输机，反正都听着不怎么顺耳，别别扭扭的，不像人家空客和波音飞机那么气宇轩昂牛皮哄哄。

当时，我们家属院的一群小伙伴，都还是很稀罕地趴到铁丝围栏跟前翘着脚尖观望，扯着破锣嗓门热烈欢呼，那阵势好像现在媒体上

经常报道的粉丝们见到了自己喜欢的张惠妹或周杰伦。飞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记，它们是那样的桀骜不驯，又是那样的高深莫测一飞冲天，因为那时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它是怎样像鸟一样轻盈地飞上天空去的，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神奇——我就是在那时迷恋上飞机这种东西的。或者，更坦率一点说，那阵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每次只要看见他们身着深咖啡色的皮质飞行服很神气地走出舱门，我的飞行梦就开始在脑子里旋转起来。

有时候在睡梦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架漂亮的小飞机，也有时候会变成巨大的扇动翅膀的蓝色蜻蜓，或者，是一只银灰色的鸽子，总之，在梦里我是能够自由飞行的，自由飞越层层云雾和高山大海。以至于很小，我就偷偷背着父亲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我还学会了双手撒把，两臂平平地伸展开来，让自行车带着自己沿着一段下坡路自由滑行，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在飞了。后来中学毕业我报考过飞行专业，但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我的视力很差而且还是糟糕的沙眼，心脏又有杂音，身高和体重也不算达标，后来只好在民航院校读了航空电信专业。学习后让我清楚地知道，飞行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明白力学的基本原理，再加上速度和飞行的关系，就能解释通了——飞机的高速运行使气流自然分成上下两条流线，流经机翼下面的气流路线比流经上面的要短，这两者又是在同一时间流过机翼的，因此机翼下面的气流速度比上面的要慢，因此机翼下面的静压力大，而上面的静压力小，于是就在机翼上方形成了大面积的低压区域，这个低压比周围的大气压要低，因此将机翼向上吸引。而机翼后面因气流可以平滑通过，所以那里的气压比机翼前方的气压大。如此一来，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便产生了巨大的升力，而机翼前后的压力差则形成了巨大的推力，当升力克服了重力，推力克服了空气阻力，飞机便能在空中自由飞行了。道理往往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当然，理论有时并不一定能轻易瓦解一个人的梦想，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想在飞行上有所作为的。

如今再乘飞机出门，看着舷窗外蓝得耀眼的天空，看着强大的气流剧烈地冲撞着机翼，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是，父亲离开我们以后，这种感觉忽然变成一种透彻入骨的痛，痛得让人泪流满面，不敢睁眼。我时常在万米高空中紧闭双眼，飞机平稳地朝着目的地滑翔。偶然间会有一些颠簸，机身不时震颤，前排人头开始骚动，就连我面前的小桌板上的咖啡也晃了起来，但我似乎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害怕。我知道这世上最令我恐惧和痛心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即便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我也毫无惧怕了。享受和痛苦，上升和坠落，生与死，来和去，它们之间的距离如此接近，有时间近得让人无法分辨它们的差别。

但是，我永远也无法得知，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实际上，那架执行航班的 Bae146 飞机根本没有飞翔起来，它如一只巨大的银灰色的鸟，像往常一样离开机坪缓缓滑行，然后猛地加速前进，就在它即将翘首腾空的一刹那，这只巨鸟的腹部像是突然中了猎人的一枚利箭，顷刻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跑道，然后，它巨大的身躯重重地栽向跑道尽头的一片湖泊里去了。湖里的水似乎整体性跳跃了起来，连同湖底的淤泥都弹了起来，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道绚丽的彩虹，而我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再也看不到那些美丽得有些虚幻的彩虹。

营救人员用锋利的消防斧劈木板似的砍开了飞机外壳，这时的飞机看起来已经不是飞机了，也不再像什么大的鸟儿，它更像是一只巨大的停留在水中央的白色棺柩。那些前来参加营救的武警战士喊着嘹亮的号子，将死尸一具一具从机舱里一律硬拽出来，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几乎所有死者无一例外都是赤裸裸的被排放在湖岸边上的，死鱼样奄奄一息，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航务管理处的白处长，我年迈的父亲。

等我后来见到父亲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被人送进了冰冷的停尸间。他们告诉我，白东方千万要冷静啊，他们说白东方你别太难过了，

他们还说白东方啊一定要节哀顺便，人死不能复生。可我做不到。我想换了他们也是一样的。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下的。东方。当年流行过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跟这种口号有没有直接联系。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除非在梦里。但我喜欢这个名字，日出东方，东方欲晓，黎明前寂静的天空，朦胧而又澄澈，一个人的梦刚刚结束，新的一天又要来临。

当年，母亲生下我的那天父亲并不在她身边。父亲当时在距离航站十公里以外的一个通信导航台值班，值班室只有我父亲一个人。除此之外，附近五六里地再也不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活人。据说靠近父亲的台点处倒是有几十只土丘，那是一片坟地，土丘下面埋着死人。父亲值班的任务主要是看管和维护一台油机，油机是用来临时发电用的，发出的电主要是供给那些通信导航设备使用。我父亲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对工作热爱得要命，一个人呆在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好像一点儿也不想家，整天把他的那些不会说话的机器和设备擦拭得锃明瓦亮一尘不染。

我父亲还有一个令人吃惊到可怕的优点，那就是他可以连续两三天不说一句话，因为没有人跟他说话，但他可以自己哼哼两声，或者，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也成，可他硬是不发声，等值完班做好交接回到家里，我母亲简直不敢跟他面对面说话。我母亲说你爸那张嘴比猪的还臭！臭死人了！我父亲这时候才终于压抑不住说一句，臭吗？真的有那么臭？他还连连将口气哈到手掌心里，自己奇怪地闻着，惹得母亲一阵阵发笑。

其实，我父亲这个优点在他们通信队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在那种边远台站独立值过班的人无不如此。耐不住寂寞，迟早要捅漏子。这是我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箴言。当然，我父亲还习惯说的另一句话就是，东面不亮西面亮嘛。所以，当我父亲几天后走进家门，听见屋子里有哇哇的男孩的响亮的哭泣声传来时，他突然就裂开那张臭得难以形容的嘴巴笑了起来。他说，好啊，好好好，真是东面不亮西面亮

啊。我母亲当时很虚弱，她并不知道那一瞬间父亲已经为我起了一个不错的名字。

按理说我刚生下没几天，我姐也还小，父亲应该请假呆在家里照顾我和母亲才对。可他肯定是对工作有瘾，在家只休息了短短两天，又屁颠颠地跑去他的值班台了，好像我是母亲一不留心在路边捡回来的男孩，跟他毫无关系。母亲说你去了我跟小亮亮咋办？我父亲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问道，要是安全出了问题，那你说我又该咋办？母亲哑然了。我在母亲怀里哇哇哭起来。父亲说你看看你的觉悟就没有我们儿子高嘛，才几天的小人人连他都知道爸爸的责任有多重大啊！他就是不会说话，他要是会说话肯定说爸爸爸爸你去你去，工作要紧嘛！母亲气出一鼻子灰，眼泪都出来了。说你滚吧，有本事再也别进这个家门，你干脆就在那鬼地方守上一辈子算了，孩子从此没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了。父亲也不生气，二话不说，甩手出门去了，一去又是两天两夜。再回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嬉皮笑脸地凑过来亲我抱我，母亲恨铁不成钢，说早知道这样，我这辈子就是嫁猪嫁狗也不嫁给你。她停了停又说，你少亲娃娃，嘴臭得像粪池子，快去刷牙洗脸，胡子也剃干净了再来抱他。

我母亲那时候并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机场的候机房里帮人家搬搬行李，打扫打扫卫生，冬天天不亮就去那里生炉子，算是一个零杂工。母亲生下我之后，那份工作也就丢开了，父亲根本帮不上她什么忙，所以她得整天呆在家里照顾我。我从小就爱哭，非得不停手地抱着哄着才行。据母亲说每次飞机降落或起飞的时候，我的哭声都大得惊人，有几次我险些哭得憋过气去了。母亲那时是多么害怕飞机来临啊。也许，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打骨子里都不太喜欢飞机，每次飞机只要一降临到米川，总感觉像是要把父亲从我们娘俩身边夺走似的。

现在，飞机终于呼啸着将父亲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母亲就跟丢了魂似的。她一整天一整天呆在家里，我们一回到她那里去，她就神经质地对我和我爱人唠叨，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爸快回来了你爸快回来了……咦，你说他这次去台上咋这么些日子也不见回来呢？然后，

她又目光渺茫地看着我说，你说怪不怪啊……这种时候我也是心如刀绞，往往不敢接她的话，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任由她去说好了。我知道母亲跟父亲的感情很深，那些年再苦再累也熬过来了，现在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不久之后我也是要做爸爸的人了，而且，我们这里用不了多久就要建一个新的机场了，可父亲却忽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空难发生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天气酷热难耐，地面温度高达32度。那架BAe146飞机也可能是被巨大的热浪冲昏了头，它憋足了劲横冲直撞，最后栽进跑道尽头的一片湖泊之中，机上共载有一百多人，多一半都遇难了。我父亲是其中之一。

我后来有幸在档案室里，看到了关于这场震惊一时的一等飞行事故的调查报告：

……该机当日执行北京至米川至北京的往返航班飞行任务，1255秒时自北京起飞，1441秒时在米川降落。飞机加油，机组办理过站手续后继续执行航班任务。1535秒时机组请求开车，1537秒时飞机从机坪滑出，1539秒时飞机滑进跑道，1540秒时飞机在跑道上由南向北起飞。当滑跑至1777米时飞机开始抬头，随后机尾擦地，滑至2197米时机身严重擦地，一直到冲出跑道（跑道全长为2200米）飞机始终未能离开地面。此后继续滑跑，经过60米的安全道，50米的草地，又冲过两道排水沟土坎，连续撞断19根铁丝网水泥柱，机身带着大量的铁丝继续向前冲，最终冲入距离跑道北端460米处的深水湖中。

此外，我还详细查看了责任机长和正驾驶员的基本情况，他们分别出生于1949、1950年，从70年代初开始参加飞行，先后飞过初教六、运-5、伊尔-14、安-24以及BAe146等机型，总飞行时间都在6000小时以上，仅飞行BAe146这种机型时间均超过4500小时。在这两人长达20多年的飞行生涯中，从未发生过三等以上责任飞行事故，在BAe146飞机上也未发生过飞行事故征候以上问题。当日飞行前24小时未发现二人有失能性疾病以及服药或饮酒等现象。但调查报告给

他们下的结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主要为机组违反操作规定，起飞前未按规定念检查单，也未查看襟翼指位表的指示，在襟翼尚未放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造成滑跑距离过长，飞机最终因拉不起来而冲出跑道造成严重事故的。

我想再顺便罗嗦一下有关失事飞机的基本情况：BAe146 型飞机由世界著名的英国宇航公司生产，其动力装置为 4 台达信-莱康明公司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推力 3160 当量马力。该机经济巡航速度为 709 千米/小时，最高升限为 9146 米，最大航程 2307 千米，载重量为 8 吨，载客数 118 人。这一系列数字至少告诉人一个道理，如此精密的庞然大物，究竟还是会从天空中坠落下来的，当它高高在上飞行时，它是那么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当它一旦遇难则会粉身碎骨了。

后来，飞行事故调查委员会根据已经打捞到的黑匣子，和现场情况综合检查分析认为：

飞机在滑跑过程中，机尾多次擦地（有明显擦痕），并无刹车和中断起飞的迹象；飞机残骸中的燃油全部漏尽，现场未起火也未发生爆炸；4 台发动机与机翼彻底分离，残骸遭受严重撞击破损，其他部位如襟翼、手柄连杆等无异常现象发生。综上所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机组人员严重违反操作规定，起飞前未按规定念检查单，也未查看襟翼指位表指示，在襟翼未放出的情况下贸然起飞，造成滑跑距离拉长，导致飞机始终拉不起来而直接冲出跑道。

燃油漏尽——这情形多少有点像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和泪而亡。

通常，飞机失事后由于惯性飞机还会向前继续滑翔或俯冲，残骸也就会沿着飞机飞行的航向一路撒落下去，撒向河流和山川。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事故调查人员要收集到飞机撒落的所有零部件，这简直谈何容易。还有，飞机触地后有时会立刻爆炸起火，整个飞机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要想通过零件来做事故分析，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一旦顺利找到那些零部件，就要开始重新“拼飞机”，然后根据飞机的设计图纸查找到底还缺少什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肇事件”（直

接导致飞行事故发生的关键部位），当然也少不了那些现场目击者的所见所闻。所以，在我看来，数据和分析看似准确无误，但我总觉得那些并非事实的真相，或者那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因为事件总得官方盖棺定论以平民愤以慰亡灵。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得到一则完全来自民航内部的小道传闻，听起来的确有些怪诞，或者，纯粹是无聊者杜撰出来的：据传说，当日遇难的正驾驶员本来不该他飞行的，那天他临时跟别人调换了班。原因是，这位正驾受自己老婆之命，专门为来米川购买本地出产的一种优质大米。我们米川灌区正是得益于黄河之水天上来，这里的大米的确以米粒晶莹饱满，吃起来口感滑爽香甜而著称的。我想那袋 50 公斤新鲜大米肯定深埋在那片寂静的芦苇丛生的湖里去了。但这一切显然是无从考证的，即便这位正驾还活着。而且，考证又有什么用？毕竟，我已经像众多遇难者家属一样，失去了世上最最重要的一个亲人，我的人生也由此承载着太多太多的悲痛，开始缓缓起航了，但我却不知道未来的方向。

2

第一站身在边远

一

那阵机场的善后工作好像还没有完全结束，局里隔三差五会闯进来一帮穷凶恶极的死难者家属（我多少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假如我们一家不在机场工作，可能我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前来滋事索赔，几乎影响了局里的正常办公和运转了。这天一早，局办的小杨秘书特意到单位来找我。我当时的工作是在航务处通信站做通信机务维护员，工作非常简单，一天到晚也没有多少事情，无非是爬到塔台上开开设备试试机，然后在值班记录本上写下“一切正常”几个大字。杨秘书比我大几岁，人很精明，我们俩是一前一后参加工作的，他是大学本科学政治出身的，直接分配到局办搞行政工作。所以在很多方面，我和他有着天壤之别。杨秘书弄出一脸的悲戚，一个劲拿手掌摸我的肩头，动作含糊有点过于亲昵。虽然我还没有从事情中解脱出来，可我也不

喜欢别人故意做出一副苦脸来同情我。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杨秘书神神秘秘地说齐局让我叫你去一趟呢。我问他什么事，他笑了笑，说肯定是好事呗。这话我真不爱听，我们家刚刚出了那种事，还能有什么好事？可我还是到站里请了假，就跟杨秘书去了。方站长听说局里找我，放下手里的报纸抬脸笑了笑，连连说去吧去吧你快去吧。路上杨秘书一直揽着我，就像哥俩似的，我有些不太习惯。他似乎想暗示我什么，他说东方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往开了想，不过见了齐局你可得……剩下的话他不说，只用一个拉长的“得”字。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可这也是明摆的事。这些日子很多人都曾给过我一些暗示。无非是要让我找机会跟局头好好谈谈，说说我父亲是怎么兢兢业业干工作的，说说他老人家过去几十年在边远台点所付出的心血，或者，还可以说说我父亲的身体状况，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可这有什么意义呢，毕竟他已经遇难了。

到了那边的办公楼，杨秘书停住脚步对我说，那天我听医务室的殷大姐说你们快有小孩了，我先恭喜你了，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嘴里说一定一定，心里却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老婆生孩子关别人屁事。又想，这个单位真是太小了，再加上一些人专门传递小道消息，大到局长出差出国，小到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什么事都藏不住，李丹确诊怀孕前后还没几天，连杨秘书都知道了。于是就转过身去敲局长的门。没想到门是人劳处的蔡处长帮我开的，他正好从里面出来，脸上堆着笑，冲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说局长正在里面等你呢。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说心里话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蔡处长一家都是从外面机场调过来的，蔡处长的父亲曾担任过那个机场的老局长，老头还在任的时候将齐提拔起来的。齐到这里任局长后就把蔡处一家都弄过来了，蔡的老婆和女儿也一起跟来了。听说蔡来之前在那边只是个正科级工会干事，不到两年就被任命副处长了。蔡的老婆，就是刚才杨秘书所说的那个殷大姐殷大夫，听说她过去一直干医护专业，现在安排在我们局医务室工作，副主任护士，也倒专业对口。他们好像有个女儿明年参加高考。我知道的情况大致就这些。我去医务室拿过两次

药，直觉告诉我殷大夫这个人好像很不简单，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打扮得很年轻，总涂着很浓很红的嘴唇，跟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总是不停地眨着，让人有种躲闪不及的慌张。

齐局长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很客气地问了问我母亲身体和情绪怎么样，让我有时间一定要多多开导多劝劝她。我点头。他又问我爱人李丹最近的工作情况，我简单回答了，还有点多嘴多舌地说了她怀孕的事。我看他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老人们常有的那类表达恭喜的笑容。说起来我们家真得感谢齐开河。我父亲是齐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若不是齐开河后来从外边调到米川当局长，说良心话我父亲恐怕下辈子累死也混不到处长那个位子上。我父亲天生是个干业务的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只会低头拉车，却从来不懂得抬头看前面的路。几年前齐局长刚从外边调过来，我父亲还啥也不是，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守在外台勤勤恳恳值班。齐局长一来，我父亲的好运气就跟着来了，先是被树立成一个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边远台站的劳模，父亲的事迹上了《中国民航报》，米川当地的电视和广播也先后来采访过他，做过专题报道，然后还在周边地区的几个小航站做了几场先进事迹报告，他人就从边远台站被调了回来，提拔成通信站副站长，两年后提拔成站长，再后来要成立航务管理处，父亲就当上了副处长，主要负责通信导航站和气象台的工作，处里还有一个航行管制室，由另一个和父亲一起被提起来的副处长主管。这个处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设正职，局里的意思是让我父亲牵头，一开始我父亲极力推辞过，说他对管制工作不太了解。可齐局亲自找父亲谈话，父亲就勉强答应下来了。这样没出两年，父亲就又升为正处了。

来见齐局长之前，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不要跟他提一提别人暗示过我的那些事情，可等见到他以后，我立刻打消了这种念头。想想父亲尸骨未寒，我若是在这里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提这提那，这对父亲是不够尊重的。特别是在齐局长面前，我觉得那些话根本说不出口。再说齐局长跟父亲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而我在局里不过是一个小喽罗，名不见经传，通信站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兵，我有

什么资格提那些条件呢。再说，也不是齐开河要让飞机从天上摔下来的，齐开河只是那天非要派父亲出差罢了。而他们却说那天本来不该我父亲去的，是齐开河硬把我父亲叫去狠狠训了一顿，好像是有关一批日贷办通信设备的事，非让父亲当天赶那班飞机去北京跟有关方面去竭力争取，还说事情办不好我拿你试问。所以，父亲只好就去了。父亲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也是事实。他们的确都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想跟着人云亦云。那些话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那毕竟不符合逻辑。我听见齐局长说你父亲的事我确实很难过，家里要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出来。我的嘴却不由自主的说也没什么。齐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啊，真可惜了，以后你要向你父亲那样好好工作。说着他抬头盯着我看了一下，接着又叹了口气说，我在这里最信任的就数你父亲了。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也就不便于搭话，只是默默听着。这时，杨秘书又敲门进来了，脸色惶惶的，他说局长有一群遇难者家属又来局里闹事了，他们用车拉来一副棺材，准备抬到局办公楼大门前，我们劝了半天那些人也不肯走，非闹着要见您，您看是不是……我一听也吃了一惊，急忙站起身说局长您现在有事我就先走了。齐局长冲杨秘书摆了摆手，说这种事情你先通知公安处和善后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处理一下，家属有情绪可以理解，放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要晓之以理，把政策跟人家讲清楚，要想方设法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杨秘书连连点头，一个劲说局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杨秘书出门前齐局长又说这阵我还有事，谁也不见。杨秘书答应着退出去。我本来想走开，齐局长却又冲我做了一个让我坐下来的手势，我只好老老实实又在原先的地方坐下来。他接着说这些天局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方方面面的人都要照顾到，我哪里分得开身啊。不过，我还是想抽空跟你好好谈谈，我知道你跟你母亲都很难过，我何尝不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给你嘱咐几句，我一直考虑着你的事，这也是你父亲生前的一个愿望，趁你现在还年轻，我想把你放到外台去，一来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也确实需要好好锻炼锻炼，二来

吧你父亲就是从外台一步步干上来的，这个你最清楚了，我想你父亲若是在天有灵，肯定也赞成我的意见。

这是我事先压根没有想到的。要把我安排到边远台站，还美其名曰要让我去锻炼，这不等于充军发配吗？难道这就是杨秘书刚才所说的“好事”！见我低头不语，齐局长起身走到我跟前，用厚厚的手掌拍抚了一下我的肩头，说外台工作条件确实很艰苦，让你去可能有些难为你了，但你要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啊！谁让你是老白的儿子。说完，他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齐局长这样问我，我反倒觉得有点假了。我想这已经是他决定了的事，我还能说什么。说我不想去，说我怕吃苦，说我忍受不住寂寞，说我母亲身体不好，说李丹明年年初要生小孩了，还是说我业务不行。这都不符合我的性格。再说，齐开河是什么人，一局之长啊，若不是他看在跟我父亲过去的交情上，我怎么可能有机会站在他面前听他语重心长地讲这番话呢。要讲也应该是那些站长台长或班组长之类的兵头将尾跟我随便那么应付一说，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领导在这种时候还想着我的事情，哪怕这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更糟。所以，我当即表态完全服从局里的安排。实际上我也有自己的一种考虑，这些天我忽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跟局里那些人说话了，仿佛谁见了我都是一副奇怪的表情，个个把自己弄出一脸悲悯相，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很关心我的事，好像我父亲遇难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似的。超乎想象的关心往往会变成对当事人的一种极大伤害。因此，我的决定在一瞬间几乎就形成了，我就是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呆一段日子，起码不用跟乱七八糟的人寒暄，那也许是一种幸福。

齐开河点了点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到外台去干出个样儿让我看看！说完，他就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郑重地递给我，我有点纳闷，但还是起身接在手里并慢慢取出来看，原来是一张老相片。

是黑白的，相片年代久远了，相纸的四边出现暗黄色的斑点，可上面的人像却清晰可辨。我一下子就怔住了。竟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

眼泪不争气地一涌而上，我稍微一闭眼，泪水就沿着眼角滚落下来。我觉得脸颊立刻有种被针尖一点一点刺过去的痛，流泪的感觉就像在流血，那痛真的钻心而来，叫人毫无防备。一时间我觉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父亲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变得恍惚一片，我的十根手指在无助地颤抖，嘴唇嗫嚅着，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稀听见齐开河说那还是当年我跟你父亲在航校毕业时照下的，我现在就当原物归还，以后就由你来好好保存着吧，哎！时间不饶人啊，转眼我们可都老了。说完，齐局长又沉默了，我和他之间有了一种被空间或时间突然割裂开的痕迹，我觉得他距离我那么遥远，又是那么的神秘莫测。

从局长房间里出来，我还没走到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就听见下面有人大喊大叫的，还有女人和小孩的哭号声，十分嘈杂。我正往下走着，杨秘书风风火火地跑上楼梯，跟我撞个正着。我看他的样子狼狈极了，刚才还服服帖帖的小分头变得蓬乱了，脸上一道一道的，像是抓痕，西服上衣的口袋被扯下来了，在胸前一扇一扇的像个小肚兜，看起来有些滑稽。杨秘书撞上我时一抬头，我才发现他的一只眼镜片大概被摔碎了，跟蜘蛛网似的分裂成许多碎块，他的一只眼珠在那破碎的镜片后酷似一只黑蜘蛛。杨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你总算出来了，谢天谢地，要不天真的要塌了！我见他那副大祸临头的样子，也就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却不是滋味，他好像把我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又或者是在怪罪我似的，是我占用了局长宝贵的时间才让他弄成这副德行的。我没理他，匆匆下楼去了。说心里话我从来都不喜欢没事往办公楼这边跑的。办公楼这边跟业务单位比起来简直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浑水，我父亲在世时对这里也是讳莫如深的。我没想到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本别想出去。局公安处的两个处长和几名干警全副武装的样子，我指的是他们的服装，可他们手里跟我一样，赤手空拳而已。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全都披麻戴孝，白花花一片，女人和孩子统统跪在地上哇哇地哭，男人则拼命往里冲，让人望而生畏。他们肯定想冲上楼去，却被公安的人死死挡住了，他们就口口声声喊着要见局长，要跟局里重新谈判。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没有